

K O U

口

红

F O U C H

淳子 著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K o u

淳子著

口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口红/淳子著. —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3.9

ISBN 978-7-5326-3976-2

I. ① 口… II. ① 淳… III. ①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42656号

责任编辑 朱志凌
杨丽萍
图片提供 宋路霞
茅文蓉 等
装帧设计 姜 明

口 红

淳 子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

(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电话: 021-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5.75 字数95 000

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3976-2/I·203

定价: 28.00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联系电话: 021-59226000

序 关于淳子

王丽萍

1999年6月，我们全家从安徽“人才引进”到上海。请我们吃第一顿饭的人，是尊敬的李子云老师。她打电话给我说：“我跟你们的爸爸鲁彦周关系这样好，你们来上海了，我要请客的。”为了让我拘谨，她叫上了淳子，在新锦江的顶层。

时过境迁，李老师去了天堂，让人分外怀念，默默感恩。而我和淳子，继续在上海，看过滚滚红尘，也经历万水千山，唯一不变的，是我们彼此一望后，心里的真诚、安好、默契。这是属于女性间的友谊，安静、纯粹、平等、淡然。

第一次见淳子，就在新锦江的大堂里，她一袭黑色背带裙，让我微微一愣——因为好看，特别，在我心目中，背带裙穿出味道来的，是《年青的一代》里的曹雷，现在，淳子亭亭玉立站在

那里，用字正腔圆的播音语调说：“你好，王丽萍。”

所以，在最初的接触中，我并不特别能接受这个特立独行，骄傲清高，有时候说话还“阴阳怪气”的女子，我觉得她有点儿“拿腔拿调”……

可是，她似乎就是这样的。她的儿子说，我妈妈是活在另一个年代里的人。

初来乍到上海的我，虽说是杭州人，但就杭州和上海间，似乎就隔着篱笆。人情世故不一样，待人接物也不一样。对我来说，最大的孤独，是没有朋友。淳子慷慨而善良地给我介绍了马尚龙、孔明珠、龚静、李黎明……带我去了从此以后我一直写作的咖啡馆“凯文咖啡馆”。2006年，我参加了她在上海作协举办的“淳子作品朗读会”，她一袭黑色蕾丝衣裙，站在钢琴边，朗读她唯美的文字……我喜欢上了这个女子，因为她一直坚持做自己，还有，她有趣、特别、生动、智慧，我不喜欢跟笨的人在一起。

我们的友谊，不紧不慢，重要的是，我们彼此鼓励。一起喝咖啡，一起喝下午茶，她最生动的动作，便是举起手来，深深呼

吸，干脆利落地说：“加油！”

她的第一本书到她最新的，我都有，她是女人中很难能可贵把字儿写得特别正整和美丽的人，这个我特别自卑，我的字像蟹爬，乱七八糟，她的却干干净净，清清爽爽。有一次，我在台北的诚品书店，看见她的《她的城，张爱玲地图》，我兴奋地跟边上素不相识的人说：写这本书的人，是我朋友！边上的人，还真就买下了！

她勤奋着，努力着，不动声色，年年有新书，月月上电视。她已经轻轻地从一个主持人转为优秀的作家，这个跨越，似乎不经意，不高调，但是背后的努力，冷暖自知。

不过淳子好玩就好玩在这儿。她已经写了《点点胭脂红》、《上海才子》等600万字的作品了！可见到朋友，她是十分发嗲和娇嗔的，“我哦，写不出来哦，我不行的哦……”她依旧字正腔圆的播音调调，轮到讲上海话，她一下子会一泻千里讲到“巴黎”、“伦敦”和“纽约”，说的较多的，还是她曾经工作过的新加坡。她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见地和见识，这是淳子的风格，她写，她说，独有一番上海女人的风情。你懂，她欢迎；你不懂，没

关系。

她最新的书又要出来了，叫《口红》。听着真有忍不住要看的感觉。淳子的文字，有点飘灵，节奏感特别好，不是小提琴，是钢琴的感觉；也不是小家碧玉，是大家闺秀。她的文字会将事儿一下子拉得很远，但是收回来的时候，字儿是扑通扑通跳着的，很有画面感。淳子的书的质感，是上好的重磅真丝，手感好，考究，一看就是有家底的字。我们常说“英雄莫问出处”，可读她的书，是要知道来龙去脉的。

我俩……长得有点儿像，常常被人认错。我去安徽，电视台的人诧异地问：你怎么会讲张爱玲了？我笑！淳子走进超市，有人对她说，昨天在“相约星期六”节目看见你了，她也笑。

有个数据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6个人，跟你长得很像……真巧，我俩赶上了……嗯，惜福，感恩，岁月流长，人生精彩。

淳子，加油！

目 录

序 关于淳子（王丽萍）/1

格格的上海暮年 /1

葛薇龙后传 /10

秋流至冬，弄堂季节 /31

老房子里，总有点胭脂红 /43

拐角兰花 /49

何干和小艾 /56

莲花摇处含香来 /61

似这般芳魂死劫 /73

春寒，半帘 /86

生命中总有无言以对的时刻 /93

向北，遇见《金瓶梅》/101

过客的驿站 /106

苏州河边 /111

疏是枝条艳是花 /125

在这里，遇见才子佳人 /145

有天井的房子 /154

片片落英，化作了淡淡胭脂（沈嘉禄）/157

我读淳子（竹林）/164

“老房子”只道是布景，醒目目的是“胭脂红”（薛理勇）/168

最后的“胭脂红”（叶航）/171

格格的上海暮年

我家保姆是扬州人，叫桂英，我们都叫她扬州阿姨。

扬州阿姨银盘脸丹凤眼，每天早上，用刨花水绾一个乌黑溜光的发髻。一件浅蓝色的布褂子，总要浆过熨过才肯上身。

姥姥总说她的右手有罪，扬州阿姨偏是不信，故意拿了一根黄瓜，在姥姥的右手上蹭了蹭，然后放到嘴里大嚼。姥姥急得不得了，跪下来求她。扬州阿姨本来就是恶作剧，哪里肯听，越发地吃开去。

我不明白，姥姥为什么如此懦弱，我更不明白，姥姥右手为何有罪。

粮食金贵，扬州阿姨拿米换鸡蛋给自己补身子，对我们自然短斤缺两了。姐姐放学回来，肚子饿，催扬州阿姨快点做饭。

扬州阿姨不理，姐姐又去催，扬州阿姨正在与别家保姆讲闲话，因姐姐的插入，打断了她的好兴致，以大欺小，居然恐吓说，要送姐姐去派出所。

姐姐赖在地上不肯去。

我死死地抱住姐姐的腿，一时哭成一团。

白天，大楼里，是保姆的天下，没有人出来保护我们。

大哥是我们家的长孙，被娇宠，脾气很大。

一次午饭，嫌扬州阿姨的菜做得不好，也是知道她平素的作为，便与她理论。扬州阿姨哪里懂得看山水，居然拉开架势反击。大哥举起碗就朝地上砸过去，那是一碗青葱豆腐。

豆腐白花花、软绵绵地躺在地上，我看着，无限可惜，那是我们午餐桌上的唯一一碗菜呀。

扬州阿姨觉得受了委屈，也知道撒娇，躲到三楼吴妈的房间里不出来了。

扬州阿姨一闹情绪，到了吃饭的时间，老的小的就傻掉了。没有办法，母亲买了点心和玻璃纸水果糖，亲自去扬州阿姨那里求情。

经此一役，扬州阿姨的身价陡地提升了，眼睛里，居然有了几分斜睨的意味，胆子越发大起来，经常拿了配给的票证换了零食，约了其他几个保姆在亭子间里喝下午茶。我们家，过年配给的糖年糕，全部进了保姆的嘴。

姥姥都知道的，却是装作不知道，背着胖乎乎的我，在梧桐树下，踩着小脚，晃晃悠悠。过路的熟人道：“作孽啊，作孽。”

累了，姥姥把我放在小书摊的凳子上，给摊主一个硬币，任我一路看过去，《白雪公主》、《睡美人》，还有《山乡巨变》。

有的时候，姥姥也会给我买泥塑的青蛙和公鸡，还有桂花糖粥。

大哥心血来潮，要学小提琴。母亲不同意，因为学费贵。姥姥旧戏重演，又开始藏钱。她把钱藏在床垫下，大哥要钱的时候，就去那里找。母亲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秘密。

姥姥在我们家里是没有声音的。

姥姥哮喘病发作，母亲和父亲请了假，用三轮车把姥姥送到广慈医院（今瑞金医院）。晚饭时分，他们回来，特地关照我和姐姐，要照顾好姥姥。

我和姐姐与姥姥睡一间房。

一夜无事。

清晨，姐姐踹我，催我去看看姥姥。

我下了床，光着脚走到姥姥床前，凑在姥姥脸上，侧耳听，没有声息。

我道：姥姥死了。

姐姐骂：不许瞎说。

姐姐推着姥姥薄薄的身子喊：姥姥！姥姥！

没有应答。

姐姐慌了，跑到父母房间。

父母一阵忙乱，唤来救护车。

医生说，晚了，给殡仪馆打电话吧！

母亲哇地哭起来。

姥姥是格格，一场辛亥革命，贵族成了阶下囚，都得去死，一如十月革命中的俄罗斯贵族。逃亡路上，遇见好心的、胆大的，让女眷们睡在猪圈里。夜深沉，姥姥浅浅地睡去，须臾，一哆嗦，又醒转来，赶紧去扭自己的耳朵，生怕闭上眼睛又昏昏睡

口红

格格在上海暮年



笔者姥姥的暮年。

去，便听不见追兵的脚步了。有时，望着黑寂寂的天空，望着银钉一般的星星，姥姥会想一些迷人的事情。譬如，初夏的清晨，门乍开，姥姥的母亲一袭淡绿色平罗衣裙，只袖口绣了几朵半开未开的夹竹桃，在阳光下，行动起来，如素锦上的一抹海棠红，如明媚的梦幻。母亲一路走来，走到床边，揭去丝绸锦被，低眉道：“快快梳洗了，去海子里赏莲。”

天空如一方琉璃翠，荷叶在清风中沙沙浮动，一树的紫藤旁若无人地落下一地的碎花，几只白鹤趾高气扬，招摇过市。

姥姥赶紧换上胭脂色轻罗纱衣，整个人好似笼罩在浮云中。沿着水岸，悠悠哉哉，来到荷花市场的御膳馆子，坐下来，要了一份三不沾，啜着香片茶，蝉鸣稀疏，雕花窗格被清爽的南风吹得四下洞开，由不得人贪心地用力呼吸——

一个激灵，姥姥彻底醒转过来，是她母亲催她赶路。

大约走了五六里的路，母亲坐在田埂上。她实在走不动了。

不远处，有一个院落，她们去那里碰运气。

一棵大树，一口井。

母亲说，口渴，塞给姥姥一个包袱皮，就去了井边。只是眨

眼的工夫，母亲的半个身子已经在井里了。姥姥伸手去拽，哪里拽得住，只听得扑通一声，一圈小小的涟漪，人就没了。姥姥哭个不休，众人且劝慰着，且拉着她的臂弯，继续绝望地逃亡。至此，姥姥觉得她那只拽母亲的右手是罪孽的。

姥姥随姑姑逃到抚顺，下嫁给闯关东的汉子——我的外公。

外公为她改名更姓为王惠。

外公那时已经发迹，风生水起，做起了房地产。衣锦还乡，怕遭土匪，把银元缝在棉袄里。我的妈妈只有七岁，银元太重，步履维艰。

每次，姥姥都藏几块银元，给我妈妈做旗袍、付学费。她说，女人一定要读书。

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美人儿，削肩蜂腰，细眉细眼，凝脂娴静，三寸金莲，行动起来如弱柳扶风。到了春节，她从箱底里拿出旗人的装束，仔细妆点，对着镜子顾盼流连。镜像里，姥姥瞧见了以前的宅子，雕梁画栋，穿山游廊，鹦鹉画眉鸟笼子，垂花门，紫檀架子大屏风，台阶上坐着胖丫头——

这些个美好的日子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

姥姥死了，无声无息地死了。

留下一副荷花银镯子，几块袁大头。

扬州阿姨也回乡了。

我进了公安局幼儿园，一栋漂亮的大房子，旧警察局长毛森的住宅。那是另一个故事了。